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季 南 略

(中)

計 六 奇 編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明 季 南 略

(中)

輯編奇六計

書叢本基學國

明季南略卷七

高傑論保江南

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時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游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

陳子龍疏募練水師

六月十九日。陳子龍疏言。一介草茅。四載抱牘。蒙陞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便道還里。因臣祖母高氏。老病危篤。而臣以孑身獨子。循例乞恩。拜疏終養。風塵阻塞。未達中途。蒙先帝擢省署掖。時寇破恒代。漸逼京師。臣妄意聯絡海舟直達。可資應援。因與長樂知縣夏允彝。中書舍人宋徵璧等。捐資召募。忽聞神京淪陷。先帝升遐。飲血崩心。呼號無地。臣伏思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可不復。然必保固江淮。以爲中興之根本。守江之策。莫急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幸松江知府陳亨。志切同袍。氣雄擊楫。多方措置。以求成旅。適接兵部尙書史可法。職方司郎中萬元吉手書。以江上守禦方殷。望此一軍。共爲犄角。不妨動支正供。以俟銷算。總之以朝廷之糧。養朝廷之兵。無分彼此也。臣等推職方司主事何剛。忠勇性成。

清介絕俗。專司募練。而佐以山陰知縣錢世貴。舉人徐孚遠。李素。廩生張密。已買沙船二十五隻。募材官水卒。共一千餘名。多堪守戰之士。其制造器甲。脩船練藥等事。則試中書舍人董庭。都司李時舉。生員唐侯等。分頭經理。一月之內。可以就緒。夫千人在長江。如雙鳬乘雁。不足爲重輕。然使江南諸郡。各爲門戶之計。則萬人亦不難致。臣等亦聊盡精衛之心。倡怒蛙之氣而已。出大事記

張亮奏邊防

六月二十九日。安廬巡撫張亮。奏南北止隔一河疏曰。賊若從山東來。則淮徐據黃河之險。我能守之。若從河南來。則我無險可據。必擯河地方。防守縝密。盤詰嚴謹。不容一人一船私自暗渡。而不知大謬不然者。臣衙門承差程之竟。前撫臣董配元。差往北齋奏身陷賊中。四月初九日。始得脫出。詢之竟從何處渡河。彼云。止聞清江浦有防守。彼從宿遷覓船。於白洋河過渡。同行二千人。鄉民間有問者。答云。南邊逃難人。輒不爲怪也。再詢路上有行人否。彼云。途間遇有車推夏布扇茶等物。皆自南而北。赴彼交易。臣聞之不覺駭然。夫南北止隔衣帶水。果能一葦不渡。猶慮取道中州。及今何時也。而去來自若。茫無稽察。致使茶扇布箱。得飽載而往於賊巢。行壟斷之計哉。從來賊用奸細。卽以本地之人行之。程之竟係安慶人。又係臣衙門差出。幸而真也。假令人人如此不疑。且如此可渡。卽賊之奸細。已不知有若干散匿于大江南北矣。濱河者所司何事。而疎玩若此哉。夫遷宿既有僞官。彼已受賊之職。自不禁人之渡。乃河南守土者漫不加以意。此何以故。乞飭濱河州縣。嚴加盤詰。若真正思漢歸南者。有何憑據。務得的確。而後許之。若販賣北送者。仍治以通賊之罪。其於封疆之計。非小補也。

章正宸論時事

七月初二日丁亥吏科給事中章正宸上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遯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計惟有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效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劇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宜縞素親率六師於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行陣哉。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今都門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令主。宜嚴勅諸大臣。速簡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速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幾費。選爾將帥。某堪監纛。某堪分閫。審爾形勢。某地建鎮。某地設堡。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干戈。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阨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不患無人。臣未見張岳韓劉之傑。不應運而出也。

洞時事如觀火。談兵機如列眉。而歸重親征。尤爲大義。

熊汝霖論封四鎮

戶科熊汝霖言。四鎮以搶殺封侯。百姓頭頸何辜。而爲此輩功名之地乎。今儼然佐命矣。收拾恢復。爲中興名將。豈不更快。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何不倣古藩鎮法。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盟帶礪。而逼處堂奧也。萬元吉云。城外之屋。應讓於兵。誰非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釐金求進者。實繁有徒。當

事諸臣亦宜猛省前事倍滌肺腸也。

蔣芬請勤王

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芬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千斤劉鐵臂等三請勤王其詞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亦無負職三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

甲乙史七月初二日丁亥建寧知縣蔣芬自請勤王具進所造火器按臣陸清原奏聞

王孫蕃論東南形勢

御史王孫蕃奏曰審天下之勢者貴因乎時而制一時之宜者先扼其要今日定恢復規模或以區區在東南守備然必防守固而後可以議攻討乃爲策之善也夫大江以南獨稱安土者恃此一襟帶水耳於此時當以屯江爲萬里長城茲彭澤京口已增二鎮可謂識扼險之宜矣然彭澤有道臣有督臣層層彈壓節節關通上流衝要或無他虞京口負山枕江控扼三關襟帶百越并鎮矣而不議設監軍道何以重彈壓乎常鎮道鞭長不及則道臣所宜專設者也說者謂京口并鎮不如孟河孟河雖近海口鹽道出沒是一隅之險而非合籌東南大勢也孟河舊以把總部之沙唬船二十二隻水陸官兵止九百四十三員名實存見兵少水軍戰艦增設若干仍于京口并鎮爲長也夫金山東連大海西接神京去三江會口僅隔一江昔韓世忠屯兵扼金人于此江防考所載額設官兵三千八百員名戰船百艘今存見兵六百名

戰船十餘隻。卽支持綠林之充斥且不足。何暇鞏固皇都。而稱鎖鑰重地耶。是亦不可不早計者。

李向中陳楚省安危

兵部員外李向中言。臣鄉湖廣。窮民散亂。軍旅空虛。萬一逆賊競武昌。則江南豈得安堵。臣謂荆襄兩處。宜速設重鎮。募大兵以據其上游。與淮鳳諸處相與犄角。使賊騎不得馳驟漢黃。庶可保障江南。且襄陽而下。漢黃而上。爲承天陵寢重地。按其昭穆。迄今僅四世耳。當不忍使祖宗血食爲賊出沒之區。乞早爲整頓。至左鎮駐劄武昌。自隱有虎據在上之勢。而撫臣何騰蛟。一腔忠義。千里干城。小民依之。若嬰兒之求慈母。將士信之。若手足之應腹心。亦可謂上下相安。而軍民各得者矣。近聞有陞遷別省之說。乞皇上仍令何騰蛟照舊和衷撫楚。臣思保江南不在逼處江干。而在扼其要領。則臣省荆襄最爲急矣。而安臣省者。拒賊猶後。而馭兵爲先。則知撫臣其不可更矣。伏乞聖明速賜施行。出大事記

王應熊請節制楚鄖貴廣

四川督輔王應熊上言。蜀境西北接鄖。東抵夷陵。西南由建昌通雲南。東南由遵義通貴州。今寇踞成都。蜀人殆無孑遺。議者謂李賊在陝。獻忠必不北向。然李賊自七月入蜀。虛喝保寧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旦爲獻忠所驅。則獻忠之無顧畏可見矣。川陝總督宜提兵復保寧。牽賊北顧。臣得合滇黔之力以搗其空。賊若不南不北。則仍趨正東。未可料也。廣西鄖陽。許臣節制。則緩急可以呼應。臣名總督四省。而兵止于黔。餉止于滇。不幾輕視巨寇乎。有旨命楚鄖貴廣悉聽督輔節制。

黃耳鼎劾解學龍張縉彥

御史黃耳鼎言。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黨逆。如光時亨、周鍾、方允昌、項煜、陳名夏。議緩議贖。豈古人三宥八議之道。進于此者。張縉、彥俛、首賊吏、延喘偷生。皇上重以節鉞。優游數月。不恢復寸土。高傑之變。單騎逃避。乞付法司。治以誤國之罪。詔勿問。

朱國弼劾路振飛

保國公朱國弼。劾舊淮撫路振飛。賊信日逼。光縱獄囚。天潢游至。兵拒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云鳳陽有天子氣。僞官武慄。係進學門生。代爲夤緣。乞敕法司逮治。章下部院。

左良玉參馬士英八罪

四月初四日丙辰。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至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聞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爲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冀士英夜氣稍存。亦常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脈。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皆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仇。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刻。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而足。而立陞部堂。□□□以貪污絞犯。不數日而夤緣僕少。袁□□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

復原官。如楊文聰、劉泌、王燧，以及趙書辦等，皆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罄竹難書。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容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弑之階。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于今日，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于天。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演祚、周鑣等，燬煉周納，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士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幸存。前此定王之事，四海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不明，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拏定，抹殺的確認識之方，拱乾而信串通朋謀之劉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爲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者，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

數列八罪，使人撫辨不得，躲閃不得，足褫奸雄之魄矣。

又討馬士英檄

蓋聞大義之垂炳于星日。無禮之逐。嚴于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僞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脇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讐俗。俾臣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止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幻蜃蔽天。妖墓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橋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彗之星。謂英君實應圖讖。除誥命贈蔭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焰。鱷水興波。羣小充斥于朝端。賢良竄逐于崖谷。同己者性狎豺虎。行列猪猡。如阮大鍼、張孫振、李宏勛等數十巨慝。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黃。才媲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等數十大賢。皆誣之爲朋黨。以快如虺如蛇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有極歟。若鮑魚蓄而日羶。若火木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瘠狗。遽敢滅倫。收闖獻之獼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色。日月條兮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士。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嚮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

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并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于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意裴度蔽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靈。天翼皇明之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于邪說。詿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鬱爲輪囷離奇。勢必百里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告苦哀。願言共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尙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于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于魂魄。速張殪虎之幾。勿作逋猿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廚。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謹檄。

又檄

左良玉舉兵東下。請除君側之惡。移檄遠近。以討馬士英。其略云。馬士英蠻獠無知。貪狼悖義。挾異人爲奇貨。私嫖毒以種姦。欺蝦蟇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滅。皇宗遂敢刑戮太子。效胡濙之名。訪邈遐。既不使之遯于荒野。踵錢寧之卽訊大千。又不容其斃于深宮。羣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犴幽囚。視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拳毆。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謗。豈先帝不足復留種。旣沈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旣削其臣。并翦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成羣。誰敢曰吾。

君之子。依違欲了。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亂虎。是可忍也。子與之遇蟒毒。尙何言哉。良玉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寧無食蕊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共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亟驅。風雲氣憤。矢鷹鷂之必逐。日月光明。鄱塢豐盈。應有然臍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遠近傳播。惟京中噤口。

前檄出遺聞。在初四日丙辰下。此檄出甲乙史與編年。載初三日乙卯也。

左兵東下

四月初五日丁巳。左兵入九江安慶。至于建德。順流東下。初七日己未。左兵入東流。良玉沿途遍張告示。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等大懼。京師戒嚴。士英專理部事。不入直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宏光切責士英。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邀劉孔昭。阮大鍼。方國安。朱大典禦左兵。陞大典兵部尙書。國安掛鎮南將軍印。十四日丙寅。黃得功兵至江上。著于荻港三山暫駐。有警進前。十五日丁卯。馬士英言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消息。卽催阮大鍼。朱大典督諸軍前發。不得稽延。十七日己巳。馬士英奏上大捷。賞劉孔昭。朱大典。黃得功。阮大鍼。黃斌卿。黃蜚。鄭彩。方國安。趙民懷。鄭鴻逵。卜從善。杜宏域。張鵬翼。楊振宗銀幣。五月初一日。張捷率百官進賀捷表。時維揚信絕。左兵停留不下。阮大鍼。劉孔昭虛報捷音。以愚都人耳目。初五日丙戌。黃得功與左兵屢戰。身中二矢。捷聞。詔封靖國公。遣太監王肇基勞之。并進阮大鍼。朱大典。並太子太保。總兵張杰。馬得功。鄭彩。黃蜚。並加三級。副將而下。各進一級。仍予錦衣世襲。

遺聞云。良玉舉兵不數日。卽病死。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尋聞大清兵緊急。遂

引還。

高傑遺大清肅王書

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于心。大仇未復。山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塋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資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成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嘗胆。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亟。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緜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忠血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額祝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積懷。無由而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以成貴國恤隣之名。且逆成凶悖。貴國所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

肅王報書

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欽差官遠來。知有投誠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勦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復。

先是。大清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

茅土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力備禦。

許定國殺高傑

許定國。河南歸德府睢州人。膂力千斤。初。高傑爲李自成將時。嘗劫定國村。殺其全家老幼。惟定國逃免。至是同爲列將。定國啣之。秘而不言。陽與傑好。時傑冒雪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定國在睢。聞傑將至。遣人致書云。睢州城池完固。器械精良。願讓公駐兵。傑信而不疑。十二月二十七日。傑在歸德。貽定國千金。幣百匹。正月初九日。定國約傑會於睢州。初十日。傑抵睢州。定國來見。傑卽回謁。各敘思慕意。十二日。定國招傑飲。傑卽與張縉彥。監軍李升。偕部將八人及親兵數十人。坦然赴之。定國設專席于內。以宴傑。布列席于外。以宴諸將。從兵酒醪悉盛。酣飲竟日。繼之以燭。傑醉。定國伏兵於內。飾美妓薦寢。先竊去傑之甲兵。夜半。帳外伏兵四起。大聲連呼高傑。傑夢寐閒聞之。大驚曰。誰敢呼我名。急起覓鎗。甲已不得。定國持鎗直入刺傑。傑雖短小。而勇悍絕人。連折二鎗。定國持短刀殺之。剖其腹。以祭先靈。張縉彥。朱升走免。時八將猶飲于外。聞內變。大駭。推倒筵案。踰垣狂走。親兵被殺者三十餘人。餘趨出城去。定國持傑首招撫士卒。士卒以失主將。遇中州人卽殺。謂其合謀也。城中如沸。竟夜走空。定國遂以衆渡河。降大清。封爲平南侯。旣而引大兵入儀封。

聞定國殺高傑有授旨者

二月初五日。史可法請優恤高傑。十二日。傑妻邢氏率子元爵請卹。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深爲提督。有旨。興平有子。朕豈以兵馬信地遽授他人。加監軍衛胤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

既而再請加李本深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權總兵楊承祖赴夏邑副將唐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李翔雲赴雙溝右協總兵胡茂貞左翼總兵郭虎赴泗州駐防十四日黃得功嘗與傑爭揚州而閔至是聞傑被害欲向揚州洩忿史可法馳歸鎮撫之請旨上諭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棄河東顧設清兵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當恪守臣節不得任意又諭史可法卿既歸楊解諭黃得功回訊何必與孤兒寡婦爭構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十五日劉良佐見傑死欲并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深提督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又合奏高傑從無寸功驕橫淫殺上天默除大惡史可法乃欲其子承襲又欲李本深爲提督是何肺腸倘誤聽加恩太重臣等實不能相安矣寧南侯左良玉有忠胤將同壓卵之疏九江總督袁繼咸亦言興平有可念之勞疏詔贈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祭葬

閱不能相安一語黃劉輩挾制朝廷目中無上久矣

張縉彥薦卜從善

二月張縉彥奏狄白二賊流蔓固汝間臣委李鼎招安鎮臣王之綱以爭地之故激陷王帥乃閉門自守縱兵殺劫臣以爲之綱宜坐鎮內地安享溫飽蕪湖卜從善恩威久著河北有飛將之號調使恢復則督撫有臂指之使

史可法請餉

九月史可法言臣皇皇渡江豈真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四鎮豈以江北數州爲

子孫業哉。高傑言進取開歸。直擣關維。其志甚銳。臣于六月請糧。今九月矣。豈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

史可法請恢復

十一月十七日辛丑。欽命督帥史可法。爲時事萬難分支。中興一無勝着。密請恢復遠略。激厲同仇。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晉之末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然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清必南窺。水則廣調唬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爲清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及于關陝。討賊之詔。不達于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近見清示。公然以僭逆二字加於南。是和議斷斷難成也。一旦寇爲清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鴟張。足以相扼。必轉與清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于此日。我卽卑宮菲食。嘗胆臥薪。枕戈待旦。破釜沉舟。尙恐無救于事。以臣觀廟堂之作用。與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之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志。漢之光武。不忘蕪蕪藝薪之時。臣願皇上之爲光武少康。不願左右摯御之臣。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前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見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襟。皇天后土。實式監臨。曾幾何時。頓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且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

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置。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清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以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激也。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清見此示。頗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切。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衍。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概從儉約。蓋盜賊一日不滅。海宇一日不寧。卽有宮室。豈能宴處。卽有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心向背所關。鄰國窺伺所在也。必皇上念念思祖宗之鴻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并于選將練兵。滅寇復仇之一事。庶乎人心獨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預朝政。然安內實禦外之本。故敢痛切直陳。

聖旨覽卿奏疏。具徵忠悃。朕于皇考先帝深仇。朝夕未嘗去念。誓師北討。光復舊業。豈非至願。但外解不至。百用匱拙。時時復亢旱。催科實難。捉衿露肘。徒煩仰屋。西宮大婚等費。日從省約。內庫物料。正在議折其餘的。朕知道了。卿凡有忠讜。不妨密切敷陳。討賊詔書。候卽頒行。該衙門知道。